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君事

攝州兵庫下庄帝釋
神撫山禪昌寺常住

馬鳴菩薩撰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夫聽法者有大利益增廣智慧能令心意悉皆調順我昔曾聞師子諸國尒時有人得摩尼寶大如人膝其珠殊妙世所希有以奉獻王王得珠已諦視此珠而說偈言

往古諸王等　積寶求名稱　聚會諸賓客
出寶自矜高　捨位命終時　捐寶而獨往
唯有善惡業　隨身不捨離　辟如蜂作蜜
他得自不獲　財寶亦如是　資他無隨已
往昔諸國王　為寶之所誑　儲積已待他
無一隨已者　吾今當自為　必使寶隨已
唯佛福田中　造作諸功德　隨已至後世
善報不朽滅　臨當命終時　一切皆捨離
舉宮室親愛　大臣諸猛將　悲戀送之者
至塚則還家　象馬寶輦轝　珍玩及庫藏
人民諸城郭　園苑快樂處　飄然獨捨逝
都無隨從者

王說偈已即詣塔所以此寶珠置塔棖上其明顯照猶如大星若日出照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二丈

時王宮殿暐曄相映倍於常明珠之光明日日常尒於一日中卒無光色王恠其尒即遣人看既至彼已不見

棖上其明顯照猶如大星若日出照

時王宮殿暉曜相映倍於常明珠之
光明日日常尒於一日中卒無光色
王恠其尒即遣人看既至彼已不見
寶珠但見棖下血流汙地尋逐血跡
至迦陁羅林未到彼林已見偷珠人
竄伏樹間偷珠之人當取珠時墮棖
折髀故有是血即執此人將詣王邊
王初見時甚懷忿恚見其傷毀復生
悲愍慧心視之而語之言咄哉男子
汝甚愚癡偷佛寶珠將來之世必墮
惡趣即說偈言
恠哉甚愚癡　無智造大惡　如人畏杖捶
返受於斬害　畏於貧窮苦　與此狂愚意
不安少貧乏　長受無窮厄
尒時一臣聞是偈已即白王言如王所
說真實不虛即說偈言
塔為人中寶　愚癡輒盜竊　斯人無量劫
不得值三寶　如昔有一人　信心歡喜故
耳上須曼花　以用奉佛塔　人天百億劫
極受大快樂　十力世尊塔　盜寶而自營
以是業緣故　沉没於地獄
復次一臣懷忿而言如此愚人罪咎
已彰何須呵責宜加刑戮王告臣言

莫出此語彼人已死何須更殺如人

巳韋何須呵責宜加刑戮王告臣言

莫出此語彼人巳死何須更殺如人
倒地宜應扶起時王即說偈言
此人巳毀行　宜速拔濟之　我當賜財寶
令懺悔修福　使其得勉離　將来大苦難
我當與錢財　使彼供養佛　若彼不向佛
罪過終不滅　如人因地趺　還扶而得起
因佛獲過罪　亦因佛而滅
時王即便大賜錢財教令佛邊作諸
功徳尒時偷者即作是念今者大王
若非佛法中調順之人計我愆罪應
被斬害此王能容實是大人赦我重
罪釋迦如来甚為奇特乃能調化邪
見國王作如斯事說是語巳還到塔
所匍匐向寺合掌歸命而作是言大
悲世尊世間真濟雖入涅槃猶能以
命賑賜於我世間咸皆号為真濟名
稱普聞遍諸世界乃於今者濟我生
命是故真濟名不虛設即說偈言
世界稱真濟　此名實不虛　我今蒙救拔
知實真濟義　世間皆熾然　多諸欝烝惱
慈悲清凉月　照除熱惱苦　如来在世時
於曠野鬼所　拔濟首長者　是事未為難
於今涅槃後　遺法濟危厄　令我脫苦惱

是乃為甚難　云何世工匠　奇巧合聖心

於今涅槃後 遺法濟危厄 令我脫老

是乃為甚難 云何世工匠 奇巧合聖心
圖像舉右手 示作安慰相 怖者覩之已
尚能除恐懼 況佛在世時 所濟甚弘多
今遭大苦厄 形像勉濟我
復次夫少欲者雖有財物心不愛著
猶得稱之名為少欲我昔曾聞有優
婆塞彼優婆塞時有親友信婆羅門
法時彼親友善信婆羅門弊衣苦行
五熱炙身恒食惡食卧糞穢中即喚
優婆塞言汝可就此觀婆羅門汝頗
曾見清身自苦高行之士少欲知足
知此人不優婆塞言如此高行可誑
於汝即共親友問婆羅門汝今苦行
為何所求婆羅門曰我今苦行欲求
為王時優婆塞語親友言此人今者
方求大地庫藏珎寶宰官自恣貪嗜
美味宮人侍御好樂女色種種音樂
而以自娛雖作大臣長者有諸財寶
不適其意乃欲悕求一切大地人民
珎寶何以稱之為少欲耶汝但見其
身行苦行便謂少欲不知此人所求
無猒謂為少欲即說偈言
所謂少欲者 非必惡衣食 無諸資生具

以之為少欲 此人於今者 心如大河賁

所謂少欲者 非必惡衣食 無諸資生具
以之為少欲 此人於今者 心如大河資

貪求無猒足 云何名少欲 今修此苦行
貪渴五欲故 此人實虛偽 詐現少欲相
為貪故自苦 實非少欲者

說是偈已優婆塞復作是言今者此人具諸貪欲瞋恚愚癡仙聖所行無有少分是故當知夫少欲者不在錢財多諸寶物何以知之如頻婆娑羅王富有國土象馬七珎猶名少欲所以者何雖有財寶心不貪著樂於聖道以是之故雖復富有七珎盈溢心無悕求名為少欲雖無財寶悕求無猒不得名為少欲知足即說偈言

若以無衣食 倮形尼乾等 造作諸勤苦
以為苦行者 餓鬼及畜生 貧窮諸衰惱
斯等處艱難 亦應名苦行 彼人亦如是
徒為自疲勞 形雖作苦行 而心懷貪著
悕求無猒足 不名為少欲 雖復具衆物
心無所染著 修行樂聖道 是乃名少欲
譬如諸農夫 以穀種田中 貪取多果實
不名為少欲 身如惡癰瘡 將適須衆具
意恣於道故 是名少欲者 為治惡癰瘡
少受資生具 心不貪後有 是真名少欲

心意不諂曲 亦不求名利 雖有資生具

少受資生具　心不貪後有　是真名少欲

心意不諂曲　亦不求名利　雖有資生具
名聞具實德　能有如斯事　是乃其少欲
復次雖復持戒為人天樂是名破戒
我昔曾聞有一沙門與婆羅門於空
林中夏坐安居于時沙門數數往返
婆羅門所與其共事不存親疎正處
其衷所以者何若與親昵恐其生憍
慢若與其疎謂為憎惡即說偈言
以杖置日中　竪卧俱無影　執杖倚空者
其影則脩長　彼人亦如是　親疎宜得衷
令漸通泰已　然後為說法
此婆羅門無有智慧不別賢愚供事
極苦是以我今不宜親昵亦不應疎
何以故事愚人苦不解供事亦名為
苦種種方便共相習近漸相體信得
與言語尒時比丘問婆羅門汝今何
故舉手向日卧灰土上裸形噉草晝
夜不卧翹足而立行此苦行為何所
求婆羅門荅曰我求國王此婆羅門
於後少時身遇病患往問醫師療疾
之方醫師報言宜須食肉於是婆羅
門語比丘言汝可為我至檀越家乞
索少肉以療我疾于時比丘作是思

惟我今化彼正是其時作是念已往

索少肉以療我疾于時比丘作是思

大莊嚴論經卷二　第七丈

惟我今化彼正是其時作是念已化
為一羊繫著其邊婆羅門問比丘言
汝為索肉今在何處比丘答言羊即
是肉婆羅門大生瞋恚而作是言我
寧殺羊而食肉耶於是比丘說偈答言

汝今憐一羊　猶尚不欲殺　後若為國王
牛羊與豬豕　雞犬及野獸　殺害無有量
汝在御坐上　廚宰供汝食　汝若瞋恚時
當言斬彼頭　或言截手足　又時教挑目
汝今憐一羊　方欲多殺害　若實有悲心
宜捨求王意　如人臨刑戮　畏苦多飲酒
華林極敷榮　猛火將欲焚　又如著金鎖
雖好能繫縛　王位亦如是　恒有恐懼心
威力諸侍從　莊嚴以珍寶　不見後過患
墜墮三惡道　凡夫貪願求　既得造諸惡
如蛾貪火色　投中自燋滅　雖有五欲樂
名稱普聞知　恒多懷恐懼　憂苦患極深
猶如捉毒虵　逆風持烟火　不捨危害至
亦如臨死苦　王者遊出時　頂上戴天冠
衆寶自瓔珞　上妙莊嚴服　名馬衆寶車
乘之出遊巡　道從數百千　威勢極熾盛
若有彼敵時　寶鎧自嚴身　勝則多殺害
負則失身命　妙香以塗身　上服以香熏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八丈

所食諸餚饍　百味恣其口　所須皆隨意

貪財失身命 如香以塗身 上脂以香熏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八張

所食諸餚饍 百味恣其口 所須皆隨意
無有違逆者 行來若坐卧 舉動悉疑畏
親友亦不信 雖復為親友 恒有厄懼心
云何名為樂 如魚吞鉤餌 如蜜塗利刀
亦如網羅擭 魚獸貪其味 不見後苦患
貴富亦如是 終受地獄苦 地獄垣牆壁
屋地皆熾然 罪人在其中 火出自燒身
受苦無有量 汝當自思惟 所為樂既少
衆苦患甚多 是故應念苦 莫求貴自在
捨汝願求心 唯有求解脫 衆苦悉消除

婆羅門聞是偈已默然不荅合掌向比丘白言尊者善者有辯才開悟我心設使得彼三十三天王者亦不甘樂即說偈言

善意巧方便 明智能觀察 為我除邪願
亦導正真路 善友當如是 世間所稱讚
常應近是友 無有諍惱患 善導我心意
迴邪入正道 亦我善惡相 令得於解脫

復次依邪道者得衆苦患修正道者增長信心及以名稱有智之人應觀邪正我昔曾聞有一人於行路側作小菴行者有人時卧棘刺上若無人時別居餘處有人見已而語之言汝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九張

今亦可徐卧刺上何必縱體傷毀甚多此人聞已深生瞋忿汝身縱體投

時別居館處者人見已而詰之言汝

今亦可徐卧刺上何必縱體傷毀甚

多此人聞已深生瞋忿放身縱體投
棘刺上轉劇於前時有一優婆塞在
其傍立是苦行者見已自擺轉復增
劇優婆塞即語之言汝於前者但以
小刺今復乃用瞋恚之棘而以自刺
先所刺者傷毀甚淺貪瞋之刺乃為
深利卧棘刺者苦正一世貪瞋刺苦
及無量身以刺刺身此瘡易滅貪瞋
刺瘡歷劫不差是故宜速除深毒刺

即說偈言

汝今應勤拔　心中深毒刺　宜以利智刀
割斷貪瞋棘　貪瞋深著人　世世不可袪
愚小諸邪見　不識正真道　苦身卧棘刺
以苦欲離苦　人見卧棘刺　無不遠逃避
汝唯於斯苦　抱持不放捨　我見如此事
乃知有邪正　是故重自歸　十方之世尊
大悲拔眾苦　開示正道者　涉彼邪徑眾
導以八正道　外道邪見等　為苦所欺誑
極為信著苦　流轉無窮已　諸有智慧者
見此倍增信　外道甚愚惑　若盡得解脫
出世大仙說　眾具悉備足　得修八正道
修道故解脫　以是故當知　安樂獲解脫

非如汝外道　受苦得涅槃　依止故造作
善惡業著業　汝皆失心意　何故責苦身

修道故解脫　以是故當知　安樂不獲解脫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十丈　卓

非如汝外道　受苦得涅槃　依止故造作
善惡等諸業　汝當伏心意　何故撗苦身
身為衆結使　妄修種種苦　是若修道者
地獄應是道　然此地獄中　斬截及糞屎
熾然燒炙等　具受衆苦毒　彼雖受諸苦
不得名苦行　智慧袪三業　垢穢皆消除
釋迦文佛教　教諸一切人　應求天甘露
又宣說止觀　亦莊飾智慧　是名真苦行
何用徒勞身　造作無益苦　此苦甚長遠
深廣無崖限　辟如有惡子　不得其孝養
但作諸罪累　由彼受衆苦　是時彼外道
而作如是言　諸仙修苦行　亦復得生天
優婆塞說偈　而荅於彼言　諸仙生天上
非因卧棘刺　由施戒實語　而得生天上
汝雖作苦行　都無有利益　猶如春農夫
不下於種子　至秋無果實　而可得收獲
汝等亦如是　不種善根行　但修諸苦行
畢竟無所獲

夫欲修道者　當資於此身　以美味飲食
充足於軀命　氣力既充溢　能修戒定慧
斷食甚飢渴　身心俱擾惱　不令心専定
云何獲聖果　雖復食餚饍　不貪著美味
但為戒實語　施忍及禪定　斯等為種子
能獲善果報　身雖受飢渴　而心望美味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十丈　卓

因時尚不甘　況復獲美果　若有殘害心

因時尚不甘　況復獲美果　若有殘害心
使他生畏怖　若除殘害心　能施無畏者
是則名行法　若復生殘害　稱之為非法

美味充足者　終無害他意　以無害心故
無有損於彼　設起大慈心　然得大美果
汝雖行自餓　飢渴而睡眠　亦復無益事
外道作是言　如汝起慈心　不必能利益
而得大果報　自餓而睡眠　其事亦如是
雖無益於彼　亦得善果報　優婆塞答言
慈心除瞋害　以除瞋害故　能獲善果報
汝法作苦行　增長於瞋故　便起身口惡
云何得善果　慈心則不爾　若起慈心時
能除滅瞋害　以無瞋害故　則起身口善
無益而苦行　云何同慈善　譬如師子吼
諸獸無在前　如來無导辯　其事亦如是
一切諸外道　無敢充對者　說法摧外道
默然無詶荅

復次夫身口業不能自在要由於意
我昔曾聞有比丘尼至睒伽羅國於
彼國中有婆羅門五熱炙身額上流
汗胷腋懷中悉皆流汗咽喉乾燥脣
舌燋然無有涎唾四面置火猶如融
金亦如黃髮紅赤熾然夏日盛熱以

炙其上展轉恆側無可避處身體燋
爛如餅在鏊此婆羅門常著縷褐五

金亦如黃鬘紅赤熾然夏日盛熱以
炙其上展轉反側無可避處身體燋
爛如餅在鏊此婆羅門常著縷褐五
熱炙身時人因名号縷褐炙時比丘
尼見是事已而語之言汝可炙者而
不炙之不可炙者而便炙之尒時縷
褐聞是語已極生瞋恚而作是言惡
剃髮者何者可炙比丘尼言汝若欲
知可炙處者汝但炙汝瞋忿之心若
能炙心是名真心如牛駕車車若不
行乃須策牛不須打車身猶如車心
如彼牛以是義故汝應炙心云何暴
身又復身者如材如牆雖復燒火將
何所補即說偈言

心如城主　城主瞋恚　乃欲求城
無所增益　辟如師子　有人或以
弓箭瓦石　而打射之　而彼師子
逐遠彼人　辟如癡犬　有人打擲
便逐瓦石　不知尋本　言師子者
喻智慧人　能求其本　而滅煩惱
言癡犬者　即是外道　五熱炙身
不識心本　婆羅門言　何名炙心
比丘尼言　諦四之智　如四火聚
修道如日　夫智慧者　以四諦火
修道淨日　以此五法　而炙其心

修道如日 夫智慧者 以四諦火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十三丈 事
修道淨日 以此五法 而炙其心
而此身者 不得自在 何故苦身
若欲苦者 當苦於彼 能苦身本
行来坐卧 非身所為 但為心使
若非身作 過在於心 何故苦身
心若離身 身如木石 是以智者
宜責其心 不應苦身 又汝以此
五熱炙身 以為苦行 而得道者
地獄衆生 受苦無量 種種楚毒
亦應得道 婆羅門曰 為此苦行
發心造作 得名修道 地獄衆生
逼迫受苦 是故不應 說言修道
比丘尼曰 若自發心 而得福者
小兒把火 亦應得福 然實不得
以是推之 汝之所作 五熱炙身
亦無有福 婆羅門曰 嬰孩小兒
無有智慧 是以無福 我有智慧
造作如此 五熱炙身 是故有福
比丘尼言 若以有智 修於苦行
便有福者 揉真珠人 刺身出血
珠乃可得 亦應有福 婆羅門曰
以貪心故 雖復出血 不名為福
比丘尼言 汝為苦行 貪天上樂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十四丈 事
亦應無福 若以貪求 無果報者
汝說二人 不應得果 [illegible]

比丘尼言　汝為苦行　貪天上樂

亦應無福　若以貪求　無果報者
遊獵之人　不應得報　若使魚獵
不得報者　汝今為此　苦行之事
亦不應得　天上樂報　汝今何故
身心迴轉　欲以苦行　得於天樂
我佛法中　無有如斯　五熱炙身
受苦行法　得彼天樂　欲得天樂
修實語等　諸善功德　雖復貪怖
得生天樂　譬如服藥　或貪或怖
既服之已　藥力必行　若住實語
諸功德者　或貪或怖　必得天樂
時婆羅門　辭窮理屈　不能加報
默然而住　時左右人　於佛法中
生清淨信　深樂正法　各相謂言
善哉佛法　有大智力　甚深難測
外道之者　極為淺薄　譬如爆火
若觸人身　人無不畏　佛法爆火
亦復如是　觸婆羅門　能令其怖
我等今者　得聞佛法　善勝之論
咸應歸向　佛涅槃處　恭敬礼拜
南無世尊　音聲善柔　敷演說法
女人智淺　飲佛甘露　能大眾中
說法無畏　誰於佛語　而不恭敬

斯比丘尼　智慧微淺　能用滅結
牟尼尊語　猶故能令　此婆羅門

說法無畏　誹於佛語　而不恭敬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十三
斯比丘尼　智慧微淺　能用滅結
牟尼尊語　猶故能令　此婆羅門
不能加報　默然而住
復次欲如肉揣衆鳥競逐有智之人
深知財患而不貪著我昔曾聞㑭婆
多國時有比丘於壞垣辟見有伏藏
有大銅瓮滿中金錢將一貧優婆塞
而示之處即語之言可取是寶以為
資生時優婆塞問比丘言何時見此
比丘荅言今日始見優婆塞言我見
是寶非適今日久来見之然我不用
尒今善聽我當說寶所有過患若取
是寶為王所聞或至於死或被謫罸
或復繫閉如斯等苦不可稱數即說
偈言
我見是寶来　歷年甚久遠　此寶毒螫害
劇彼黑毒虵　是故於此寶　都無有貪心
觀之如毒虵　不生財寶想　繫閉被謫罸
或時至死亡　一切諸災害　皆由是寶生
能招種種苦　為害甚可怖　故我於寶所
不生貪近想　群生迷著寶　謂之為珎玩
寶是危害物　妄生安善想　有如斯過患
何用是寶為　如是臊汙身　趣自支軀命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十四
會當捨敗滅　何為珎寶為　譬如火投薪
無有猒足時　人心亦如是　怖求無猒足

希

何用是寶為　如是臘汙身　趣自支軀命
會當捨敗滅　何為珎寶為　譬如火投薪
無有猒足時　人心亦如是　悕求無猒足
汝若憐愍我　教我少欲法　云何以財寶
而以見示語　夫少欲知足　能生大利樂
若其多欲者　諸根恒散乱　貪求無猒足
悕望增苦惱　然此多欲人　常生於欲想
貪利無有極　如摩竭魚口　而彼欲少人
無貪求苦故　心恒懐悅豫　歡慶同節會
時優婆塞讚歎少欲知足之法彼比
丘生希有想而讚之言善哉善哉真
是丈夫雖無法服心已出家能順佛
語知少欲法而此少欲諸佛所讚比
丘言汝之所說揔而言之深見譏呵
令我愧踖汝今處家妻子眷屬僮僕
使人正應貪求以用自營能隨佛語
讚歎少欲　假使有人以鐵為舌無有
能可少欲　知足我今雖復剃除鬚髮
身服法衣相同沙門然實不知沙門
之法而方教汝多欲之事不能稱述
法主所讚少欲之法是諸善原如佛
憍多羅中亦說少欲為沙門本如来
昔日乞食訖若有餘食或時施與諸
比丘等或復置於水中用與諸虫介
時有二比丘乞食不足而有飢色從
外来入佛既見已而語之言今有餘

比丘等或復置於水中用與諸虫
時有二比丘乞食不足而有飢色從
外来入佛既見已而語之言今有餘
食汝能食不一比丘言如来世尊說
於少欲有大功德我今云何貪於此
食而敢之耶一比丘言如来世尊所
有餘食難可值遇梵釋天王等皆悉
頂戴而恭敬之我今若食當益色力
安樂辯才如是之食甚難值遇云何
不食於時世尊讚不食者善哉比丘
能修佛教行少欲法此一比丘雖順
佛語食佛餘食佛不讚歎是故當知
少欲之法佛所印可教戒之本即說
偈言
欲得法利者　應當解少欲　如此少欲法
聖莊嚴瓔珞　今世除重擔　無憂而快樂
乃是大涅槃　宅室之初門　開制魔軍衆
要防之隘路　度於魔境界　無上之印封
持戒如巨海　少欲如海潮　能為衆功德
齋緘之覆蓋　貪求疲勞者　慫駕止息處
親近少欲者　如似搆牛乳　酪穌醍醐等
因之而得出　少欲亦如是　出生諸功德
能展手施者　此手名嚴勝　受者能縮手
嚴勝復過彼　若人言施與　是語實難量

受者言我足　難量復過彼　若欲得法者
應親近少欲　十力說少欲　即是聖種法

嚴勝復過彼 若人言施與 是語實難量
受者言我足 難量復過彼 若欲得法者

應親近少欲 十力說少欲 即是聖種法
少欲無財物 增長戒聞慧 如此少欲法
出家之法食 雖有渴愛等 終不能擾惱
豈直後世樂 現在獲安隱
復次夫知足者雖貧名富不知足者
雖富是貧若聖智滿乃名大富我昔
曾聞有優婆塞有人譏呵云衆貧窮
而優婆塞樂佛所讚知足之法即順
法相而說偈言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時優婆塞說偈已語彼人言如佛所
說知足則富汝今何故稱我貧窮復
說偈言
雖有諸珍寶 豐饒資生具 不信三寶者
說彼寂貧窮 雖無諸珍寶 及以資生具
能信三寶者 是名第一富 我今敬三寶
以信為珍玩 汝以何因緣 說我為貧窮
帝釋毗沙門 雖富衆珍寶 如其布施時
不能一切捨 我心受知足 於諸財寶物
無有貪著意 一切悉能捨 富貴者庫藏

多有衆珍寶 水火及盜賊 悉皆能侵奪
彼若喪失時 則生大苦惱 良醫及妙藥
不能治彼苦 我以信為寶 無能侵奪者

彼若喪失時　則生大苦惱　良醫及妙藥
不能治彼苦　我以信為寶　無能侵奪者
心意坦然樂　無諸憂患苦
說是偈已復作是言是故當知雖有
庫藏象馬七寶資生之具不知足者
猶名為貧是以佛說知足最富衆人
聞是語已皆歎善哉真是正說有大
智慧名大丈夫各相語言自今已後
雖無財寶但有信心我等見之稱為
富者昔集錢財皆為樂故欲供給室
家眷屬令無乏之故如斯之樂正為現
身信心之寶為於累世於人天中財
寶自恣是故知信為第一財寶如此
信財於生死中極受快樂無諸苦惱
金銀珍寶能生災患晝夜憂懼畏他
刦掠然有八危以貪著故累世受苦
以有信故能得戒財施財定財慧財
若無信者云何得有如是等財是以
信財為最第一我有是財故於人前
目言大富我於往昔深積善業是以
今者因心信知足而說偈言
因有信心故　則不造諸惡　一切諸功德
以信為使命　信亦如河箭　駃流甚迅速
能令於心意　速疾至善法　誰勝信巨富
雖有財富者　失財則貧窮　若其命終時

若無信者云何得有如是等財是以
信財為最第一我有是財故於人前
自言大富我於往昔深積善業是以
今者因心信知足而說偈言

因有信心故　則不造諸惡　一切諸功德
以信為使命　信亦如河箭　駃流甚迅速
能令於心意　速疾至善法　誰勝信巨富
雖有財富者　失財則貧窮　若其命終時
捨之而獨逝　無隨至後世　信財不喪失
恒常自隨逐　累劫受快樂　世人積財寶
能生彼貪欲　信財則不尒　於諸財寶中
信財最為上　顯示此義者　牟尼之所說
是故我非貧　信財寶為勝　餘者不名財
唯信是實財　以信布施者　財物得增長
不信施彼者　果報轉尠少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